

谭 谈： 山道弯弯
郑万隆： 年轻的朋友们
张一弓： 赵鞅头的遗嘱
王安忆： 尾 声
孟伟哉： 一座雕像的诞生
蒋子龙： 赤橙黄绿青蓝紫
刘绍棠： 花 街

中篇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



1

1981 中篇小说选

第 辑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一九八一年中篇小说选 (第一辑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36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5}{16}$ 插页 2

1982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4,000

书号 10019·3299

定价 1.45元

编 选 说 明

今年(1981)中篇小说数量之多,为历年所不及,其中有不少是佳作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,注重歌颂“四化”建设中的新生活和新人物,注重开掘人物心灵深处纯真、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美德。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,我们继《1979—1980年中篇小说选》后,又编辑出版了《1981年中篇小说选》(共二辑)。今后我们将继续进行中篇小说的年选工作。

在编选中,我们力求所选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,同时注意题材的广泛性和表现手法、艺术风格的多样性;也将酌量收入某些有争议、但确有较高价值的作品。所选作品字数以三万至十万字为度。年选的辑(册)数,将根据作品数量、质量的具体情况决定。每辑目录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

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,所选作品一定会有不当之处,切盼广大作者、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,以利于我们今后改进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目 录

山道弯弯.....	谭 谈(1)
年轻的朋友们.....	郑万隆(77)
赵镏头的遗嘱.....	张一弓(157)
尾 声.....	王安忆(244)
一座雕像的诞生.....	孟伟哉(319)
赤橙黄绿青蓝紫.....	蒋子龙(379)
花 街.....	刘绍棠(471)

山道弯弯

谭 谈

她又来了。到公路旁边来了，到黑水溪边来了。晚风，梳理着她的头发。孩子，拉扯着她的衣角。浑浊的黑溪水，模糊地印下她的倒影。这是一个苗条的身影，一张秀丽的脸庞。

她徘徊在溪水旁，久久地凝望着前面的山和山间的路。山，青翠翠的。山顶山坳，覆盖着绿竹。山名呢，也象这山一样秀丽、漂亮，翠竹峰。山坳间，有两条不同时代开拓出来的路。那攀山而上的，是古老的石板路；那曲曲弯弯的，是年轻的公路。不知为什么，她，是那样偏爱着那条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路……

这条古老的石板路，又清晰地展现在她的眼前。一块块被脚板磨得光滑滑、被煤尘染得黑浸浸的石板，攀山铺展，叠级而上。山坳上，原先有一座古亭，那是先年间从煤矿挑煤下资江河去的脚夫歇息的地方，而今，变成了公社药场的场部，盖起了一栋在这一带看来是十分堂皇的红砖楼房；古亭已寻不到一点遗迹。那古老的石板路的左边，一条年轻的公路，威威武武地、一个之字一个之字地冲山而上。汽车，撒着欢、拖着长长的灰尾巴在这山间公路上奔跑，都是拉煤的。

在这座秀丽、陡峭的山峰那边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煤矿。在那里，活动着她心上的人。今天，她背着三岁的欢欢，到这里来接他三次了。过了三次客车，都不见他从车上下来。有时，为了省点车费，二、三十里山路，他常常憋着傻劲，甩动两条腿走回来。今日里，那山间光滑的石板路上，也久久地见不到她熟悉的身影。

她的面前、脚下，流淌着一条小溪。溪水从哪里流来？又流到哪里去了？她不知道，没去考究。只见溪水夹着煤尘，翻着黑乎乎的波浪，漫过光滑的石块，拐过一个个急弯，无忧无虑、嘻嘻哈哈地向前奔去。欢欢什么时候挣脱了她的手，扑向溪边寻找自己的欢乐去了。

她什么时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漂亮的田螺壳，在手心里旋动着。目光，痴呆地望着转动的田螺壳。孩子离开了她，她也没有发觉。这时，一抹阳光，透过云层，射到了她的脸上。这是一张二十七、八岁的少妇的脸。秀丽、端庄。一弯柳叶眉，衬托着一对丹凤眼。阳光，赠给她一脸油黑的健康肤色。那会说话的丹凤眼神，时而深沉，似乎在思索什么？时而不安，似乎在担心什么；时而欣慰，又似乎在等待什么……

“妈！妈！”

前面溪水中，传来欢欢痛苦的叫喊。她一惊，手中那光滑、漂亮的田螺壳滑落下来了。她连忙弯腰拾起，循声望去。只见欢欢站在溪水里，一只小手乱甩着。嫩嫩的手指上，吊着一只茶杯大的螃蟹。螃蟹那对小虎钳似的夹子，牢牢地夹着欢欢的一只大拇指，甩也甩不脱。

“哎哟，痛！哎哟，妈！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！”她急忙向欢欢奔去。

“我去捉它，它咬我！”

在欢欢的哭嚷声中，她奔过去了。她一把将欢欢从溪水中抱上来，生着法子才把那只作恶的螃蟹取下来。欢欢的大拇指被夹破了，流着殷红的血。小欢欢在妈妈的怀里伤心地哭着。她一边替孩子包扎着伤口，一边盘问着孩子：“你去捉它做什么子呀？”

“给爸爸下酒呀！”欢欢止住哭泣，含着泪花，睁着大眼，天真地望着妈妈，“爸爸说过，螃蟹是下酒的好菜。”

真象有一股蜜，注入她的心田。她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欢欢的脸上：“好宝宝，爸爸的好宝宝！”

“妈，我痛呀！痛呀！”

“认真听妈讲故事，手指就不痛了。”

“好，你快讲，快讲！”

她搂着孩子，在溪岸边选了一块草地坐下了。手，又不自主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田螺壳。脚下，黑浸浸的溪水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，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流去。她转动着田螺壳，望着面前这古老的小溪，理了理思绪，这样开口了：

“妈妈象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老奶奶就经常给妈妈讲这样一个故事。”

“妈妈，老奶奶是哪个呀？”欢欢打岔，问妈妈。

“就是妈妈的奶奶呀！你别打岔，打岔就听不好故事了。”

欢欢听话地点点头，摇着小手说：“你快讲，我不打岔了。”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山村里，有一个细伢子，十多岁的时候，就死了爹，死了娘。爹娘死了以后，他很勤快，每天清早起来，就下地去做功夫。到田里扯草呀，给麦苗松菟呀。或者，就提着粪箕捡野粪。每天很晚很晚才回来。回来后，还要自己

生火做饭。有时，他早晨煮好一天的饭，中午、晚上回来吃现饭。有一天，他下地回来，正准备吃早晨留下的冷饭。可是，掀开锅盖一看，哟，热气蓬蓬的，刚煮熟的饭。再一看，菜碗里，盛着热乎乎的新鲜菜，几个荷包蛋……”

“妈，哪个给他煮的呀？”欢欢听得很入神。这时，忍不住又打岔了。

“他也不晓得呀！”

“那到底是谁到他屋里来了呢？”欢欢着急地想马上弄清原委。

“第二天，他下地回来，屋里又是热饭热菜在等着他。他想，一定要弄清。下午，他扛着锄头出去，到煮晚饭的时节，他就收工回来了。扒到窗子边朝里一望，只见灶边，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子，正在生火做饭呢。”

“妈，那是谁呀？锁了门，她怎么进去的呀？”

“一个田螺精。”她说，将手中的田螺壳在欢欢面前晃了晃。

欢欢没注意妈妈手中的田螺壳，继续问她的问题：“田螺精是什么？”

“田螺长得很大很大，就成精了。成了精，就能变成人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要来为他煮饭呢？”

“她见他干活舍得用力，为人诚实，便爱上了他。”

“咯咯……”欢欢甜蜜蜜地笑了。一双快活的大眼睛，久久地看着妈妈。机灵的小家伙，在思索着什么呢？她手上提着的那只螃蟹，焦躁不安地舞动着它那对铁钳似的夹子，咬着捆它的稻草。

公路上，没有车叫；山径上，不见人影。眼睛望痛了，脚也站麻了。她拉着欢欢的手，在木板桥上走动。从桥这边走到桥那

边，又从桥那边，走到桥这边……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”欢欢瞪着大眼，问妈妈。

“矿上的工作忙。”

“那他今天会不会回来呢？”看来，小小的欢欢，也尝够等人的苦味了。

“会的。爸爸今天过生日呀！”

“你们大人也过生日呀？”欢欢偏着小脑袋，看着妈妈。

“傻妹子！大人，细伢，什么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日的。”

“那，它呢？”欢欢指了指被妈妈用稻草捆住了的螃蟹。

做妈妈的不知怎么回答自己的孩子了，一把将欢欢搂在怀里。这时，那山间公路上，一辆红色客车开过来了。一声喇叭，震得满山响。她赶忙抱着孩子，向公路边走去。这是最后一班过路的客车了。她爸爸，该在这辆车上。

车停了，走下来三个人。没有他。最后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从车上闪下来了。这是这个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，欢欢的叔叔——二猛。他也是矿工，在社办小煤窑里当挑夫。这些社办小煤窑，还是原始的开采方法。煤，全靠一根弯扁担挑出来。他年方二十五，身材高大，壮实。但，三年的小煤窑的挑夫活计，却使他的背微微有点驼了。

“欢欢！嫂嫂！”二猛提着两瓶酒，一块肉，兴冲冲地走过来。隔老远，就大喉大嗓地嚷开了。

“叔叔！”欢欢从妈妈身上滑下来，迎着二猛奔去。

二猛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一把将欢欢抱起，就势往空中一抛，一只手将欢欢高高地举了起来。空中，立即爆发出欢欢清脆的笑声。

“哥回来了吗？”二猛放下欢欢，问嫂嫂。

她笑笑：“只怕是任务紧抽不开身吧？”

“没回？”

“叔叔，我还要举高高，我还要举高高！”欢欢围着二猛打圈圈。

二猛被欢欢缠得脱不得身，猛地发现了那只被稻草拴着的螃蟹在地上挣扎，忙提起来送到欢欢面前，说：“快提回去，给爸爸过生日下酒吃。”

“我怕！我怕！”欢欢晃了晃自己那只被螃蟹夹伤的小手。

“勇敢些！”二猛把拴住的螃蟹递给欢欢。欢欢迟疑了一下，终于提过来了。

“兴许，他没有赶上车，走路回来。我从小路去接接他。”

二猛说着，把酒、肉等物交给了嫂嫂，转身踏上了那条古老的石板路。西斜的太阳，从云层里钻出来了。阳光铺满古朴、光滑的路面，照亮了满山的竹林。欢欢拉着妈妈的手，目送叔叔远去。猛地，她想起了刚才开过去的汽车，想起了还没有归来的爸爸，幼小的心灵，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到了一起，问道：“妈，汽车的爸爸在哪里？”

多么有味的问题呀！这叫她，这个山村少妇怎么回答得上来？她“噗”地一笑，轻轻地对欢欢说：“等会爸爸回来了，你问爸爸吧！”

说完，她提着二猛带回来为大猛贺生的东西，拉着欢欢，离开了黑水溪，踏上青石板上坡道，朝那栋暮霭笼罩的矮小的农舍走去。

太阳落山了，大猛还没有回来，二猛也没有回来。

屋里，飘满了诱人的鸡肉香。一抹晚霞，从窗口斜射进来，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。房内的摆设很简陋。外屋是茶房，只有一个破旧的碗柜，一张火桌。大猛夫妇的卧室里，放着一张湘中农舍中常见的老式床，两个方方正正的木柜子。那是用来装粮食的。一个油漆得红光闪亮的衣柜，算是这个家庭里最贵重的家具了。二猛的困房，就更简单了，只放了一张空床；仅有的一套铺盖，带到小煤窑里去了。他每次回来，常常是到邻居家打游击，睡搭铺。看来，这些年，这个家庭日子过得不顺心。

茶房里的煤火很旺。一只沙罐子放在火上，里面炖着一只没生过蛋的子鸡，诱人的鸡肉香飘满了这间小小的屋子。她在案板前忙碌着，细心地切着干牛肉，切着红辣椒、姜丝子。过门五年了，她知道他特别爱吃姜丝、辣椒炒牛肉。今天，是他满三十。半年前，她就买下五斤牛肉烘干，收在屋里了。

欢欢在堂屋里逗着螃蟹玩。她要妈妈用一根线拴住螃蟹的一只脚。她牵着线头，时而把螃蟹提上来，看着这只曾经欺负过她的螃蟹，在空间舞动七脚八爪，痛苦地挣扎，她报复地放声大笑，嚷着：“看你还夹我不，看你还夹我不！”时而把螃蟹放在地上，让它自由自在地爬行，她追着螃蟹的屁股喊，“快，加油！快！加油！”孩子，自有孩子的乐趣。

“欢欢。”

妈妈在茶房里叫她，她没有听见，还在追着螃蟹的屁股喊：“快，加油！”

“欢欢！”

茶房里妈妈的声音提高了。玩得专心的欢欢这才抬起头来，答应着：“哎！”

“到外面望望去，看你爸爸和叔叔回来没有？”

“好！”

她提着螃蟹，迈出大门，到屋外坪里望了一下，又很快地进屋来了，向妈妈报告：“大路、小路，我都看了，冒看见有人来。”

“你站到屋前坪里望着去，看到爸爸他们从山上的石板路上下来了，就进来告诉妈。”

欢欢点点头，听话地出去了。她牵着她的螃蟹，到屋前的小坪里玩开了。

晚霞渐渐地隐退，天色暗淡下来。屋里，一样一样的菜，已经做好摆到了桌子上。欢欢还没有进来报告。她心里有些不安起来。

“欢欢，看到山上有人下来吗？”

“没！”

玩螃蟹玩得正出神的欢欢，听到妈妈喊她，抬头草草地望了一下，飞快地答复妈妈。她只好自己出来看了。她急步走到坪里，用手搭在额前，溶溶暮色里，一条黑浸浸的青石板路，冷冷清清地卧在山坡野草间。看不见一个人走动。

又闷等了一阵。天全黑了，几点星光，闪烁在远远的天际。桌上的菜，冷了。她只好把炖得拍烂的鸡肉，又倒入沙罐中，放到火上煨着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一个人闯了进来。她心中一喜，迎上前去。

“嫂嫂，哥没回？”进来的是二猛。

“你去接，还问我？”

“我接到九十亭，还不见他。我怕他搭矿上的货车回来了，就打转身了。”

“怪。”她轻轻地说。“二猛，饿了吧？要不你先吃饭吧？”

“不，不饿，再等等。哥也许是被什么事情拖住了，动身得晚。”

这时，外面断黑了。欢欢玩螃蟹也玩腻了，回到屋里来。

“妈，爸还不回来，我肚子饿了。”

她用搪瓷饭碗，装了点饭，又到沙罐里夹了块鸡腿，递给欢欢：“去，到外面看着去，看到对面山上有手电光，就准是爸爸回来了。这回，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买花衣服回来。”

“你骗人！”欢欢用筷子指着妈妈说，“上回爸爸在家，你和爸躺在床上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爸说，发了工资要给你买斤毛线打衣服，你不要他买；爸说要给我买件花衣服，你也不要他买。你说手要捏紧点，省着点，储点钱好给叔叔结婚。叔叔，结婚是什么呀？”

二猛，这个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，被小侄女的一句话问得满脸通红，讷讷着，答不上话来。她，抿嘴笑了笑，拉着小闺女到屋外张望去了。

外面，起风了。满山的翠竹，在风中摇曳，发出动听的声响。象是谁吹响了一支巨大的竹箫，演奏着一支深沉的乐曲。时值仲秋，晚风颇有凉意，如清凉的水，洗涤着她那发烫的面颊。

“的！的——！”

汽车喇叭声，震得满山响。一道雪白的光柱，穿透沉沉夜幕。一辆汽车，从公路上穿山而下了。也许，孩子的爸爸搭这辆车回来了。霎时，她的心跳加快了，发烫的面颊更热了；这对恩爱夫妻，又是快两个月没有见面了呵！

车灯的光柱，时而射向东边，时而扫向西边。汽车，拐了一个之字，又一个之字。终于下完了二九一十八道坡，奔到山脚下来了。

“二猛，来汽车了，也许你哥回来了。”

听到嫂嫂的喊声，二猛飞快地从屋里出来了。

“欢欢，快放下碗，接爸爸去。”她用手掠了掠自己的头发，这样吩咐欢欢。

欢欢腿脚勤快，一会儿就提着那只大螃蟹出来了。

果然，汽车在村口黑水溪旁边停住了。“噼哩叭啦”地从汽车上跳下来好多人。借着微弱的星光，她辨认出这是一辆带篷的解放牌大卡车。

一管管手电光，晃过了黑水溪，朝自己的屋子这边来了。“嗨，真是他回来了！”她心头一热，一种美滋滋的味儿涌动在心窝窝。她数了数前面闪过来的光团，共五个。“咦，他还带了朋友来喝酒呢！嗯，满三十，是该高兴高兴。”她这样想着，低头对欢欢说：“快跟叔叔接爸爸去。妈回屋去捡拾捡拾。”

她打转身回屋来了。这阵儿，她心里是甜的，脚步是轻的。进屋以后，她首先是用沙罐子打了罐水，放在火上烧着。接着，她把春上采摘的、用枫毛球烘出来的好茶，从瓷坛里抓了一把出来，放在一个个红花茶杯里，浓郁的茶叶芳香，扑鼻而入。同志们远道而来，一定口渴了。等会矿上的同志一进屋，给他们一人送上一杯香茶。

准备好茶，她又取来了酒壶，把自己酿制的米酒灌上一壶，放到火旁热着。然后，她把饭桌仔仔细细地抹了一遍。一样的菜，冷了该热的，她把它倒进锅里，准备放到火上去热。安排好这些以后，她把散放在几间房子里的几条凳子，全部寻了出

来，用抹布抹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到桌子四周。

当她轻轻盈盈地忙完这些以后，外面地坪里响起了脚步声。来了，来了！她在心里想着。赶紧端着煤油灯，到外边去迎接。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，轻声细语地说：

“请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我们这山冲冲里，连个电灯都没有，黑灯瞎火的，请大家将就着点。”

“呵，你是金竹同志吧？”

头一个进来的，五十多岁了，高个子。他迈进屋以后，对着她这样问道。

她怔了一下，接着点了点头。这时，跟在后面的一个后生子，赶紧上前向她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矿工会苏主任。”

“哎哟，是主任呀！矿上的领导同志真是看得起我们呀！”

她亲热地招呼苏主任他们到桌边的凳子上坐。这时，水开了。她赶忙把沙罐子提来，往茶杯里冲着茶。煤油灯光下，只见开水冲得细嫩的、香气四溢的茶叶在杯子里打着圈圈。她把茶一一送到每位同志面前。大家没有欢乐、喧嚷的言语，恭恭敬敬地接过了她的茶。她又取来了特意买来待客的一包精装“洞庭”牌香烟，每人敬上一支。

五个手电都进屋来了，却不见大猛。二猛和欢欢也没有跟来。他们哪里去了？未必摸黑上代销店买么子东西去了？唉，家里什么都备下了，酒不缺，烟不少呀！

她把一只只酒杯，一双双筷子，摆到了桌子上。苏主任坐在桌子边，看着她欢快地做着这一切，脑袋不由得渐渐低下去了。

又过了一阵，还不见大猛他们来。她心里不禁有点生气了：这人也真是，把朋友们领来，自己蹓到哪里去了！她怕苏主任他们难等了，薄薄的嘴皮轻轻动了动，说：“苏主任，你们一定很饿

了，先喝酒吧。别等……”

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她望了一下门口，忙提起酒壶，一边往酒杯里斟酒，一边招呼苏主任他们入席：“来了，大家桌边坐吧。”

一道手电光射了进来。大队的老支书走进来了。身后，跟着一位她不相识的生人，还有二猛和欢欢，却不见大猛。

“老支书。”金竹迎了上去。

苏主任站起来了，上前和老支书握手。老支书裤筒卷着，两个腿肚子上尽是泥巴。看来是刚从地里回来，没有来得及洗脚就上这里来了。

“抽烟。”

苏主任递上去一支大前门香烟。老支书正在吸着“喇叭筒”，见苏主任给他敬烟，忙拱拱手，接过来，把它夹在耳朵上。

“大家桌边坐吧，桌边坐吧。”金竹提着酒壶，招呼着。

老支书和苏主任无言地对望着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屋子的气氛有点特别。这时，金竹回过头去，问二猛：“你哥呢？”

二猛的头低低地埋下去了。

金竹的心猛地一缩，似乎感觉到了一些什么。她转脸看看苏主任，苏主任沉着脸；她侧身望望老支书，老支书寿眉紧锁。她看看矿上来的其他同志，一个个脸色都显着悲戚，顿时，整个屋子在她的眼前转动起来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她的心头涌动。她睁大着眼睛，大声地问道：

“大猛呢？大猛呢？”

“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……”